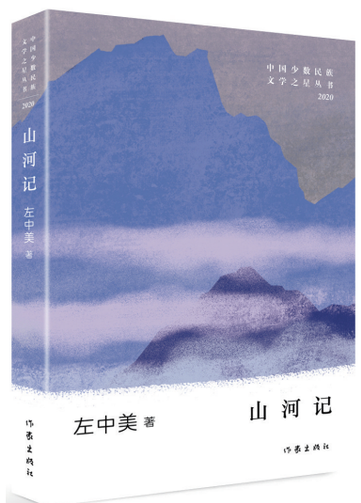
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专栏

创作谈

寻找时间的足迹

□左中美（彝族）



那是4月末5月初，在剑湖的岸上，柳树的叶子在上午的阳光下翠绿而明亮，初发的绿草从岸上一直漫进了湖里，在水中随着晨风漾起的涟漪轻轻摇动。靠岸停泊的剑湖环境保护巡逻船的船身上刷的是蓝色和白色的漆，就着短短的泥栈用力跳上船去，随着船身的摇晃，船下的湖水波动起来，水中的绿草于是从先前的微漾变成了大幅度的舞蹈。阳光清澈，站在船头望出去，阔大的湖面碧绿清明，一直漫向视线的远处，使人遥遥想见这湖在时间深处的安详模样。

——在时间的深处，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个春末夏初的上午，一样清澈的阳光定也曾像今天这样地照着剑湖。岸柳枝枝新叶，水泮绿草初发，在滨湖而建的大片干栏式房屋里，伴着湖上清越的鸟鸣，袅袅升起早饭的青色炊烟。女人们在家里做饭，带孩子，打理家务；男人们下湖捕鱼，或是去岸上的地里耕种劳作，在这美丽的湖岸上，繁衍晕染着人间烟火的冉冉光阴。

生死更迭，时间迁徙。4000多年之后，这片剑湖岸上的海门口古人类文化遗址被考古学家们发掘出来。通过对遗址出土的大量黑色木桩的研究表明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期，在海拔2100多米的美丽的高原湖泊剑湖边上，就有土著先民居住生活，临水而居的先民们，曾沿湖滨带建造了大片的干栏式房屋。这片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，成为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。遗址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所用木器、石器、骨角器、彩绘陶器和少量铜器，以及炭化的稻、麦、粟、稗子，向人们遥遥展示出在时间的深处，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渔猎农耕的生活场景。

而在与剑湖相距约200公里的今天的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，1964年，人们因为兴修祥云飞机场的取石需要，无意中于石壁间发掘出了一副巨大、完整的铜棺。这座重达257.1千克、长2米、宽0.62米、高0.64米、壁厚1.2厘米的铜棺，它的铸造年代被考证为距今约2350年的战国初期，铜棺的主人被推断为斯时这片土地上的最高部落首领。铜棺铸造工艺高超，棺壁外表两侧铸满云雷蛇纹，棺盖为两块组合成人字形的盖板，呈屋脊状盖在棺上，上面铸以多种鸟兽纹。棺底四面共有12个支角，将棺体撑离地面。埋棺的墓坑呈长方形竖井，用碳化处理过的巨大方木叠架支砌成椁室，方木叠架的缝隙间用白泥淤塞，使安置铜棺的椁室形成密封的空间。木椁底部放有木炭、石灰等吸湿材料，有效防止了铜棺的氧化，使得这具铜棺在地下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而完好无损。铜棺的发现，使得云南大地的文明史又被翻开了重大的一页。在铜棺中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象征首领权力的豹头铜杖，以及各种铜铸的兵器、乐器、劳动工具、六畜模型。在铜棺墓的周围，考古人员又发掘出大片墓葬，但皆为木棺，有几座尺寸较大的墓葬，被判断为族中地位较高的长者。

从剑湖的海门口到祥云的大波那，从湖岸上的厚土中出土的黑色木桩、碳化稻粒和各种木器，到象山脚下的石壁中出土的铜棺、铜杖、铜兵器、铜乐器，这山河大地上的湍湍往事，被人们重新一页一页打开，若修复一幅古画那样，一点一点，修复出这大地旧有的模样，重新描摹出邃远的时间走过的足迹以及面影。

如果说，海门口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大波那战国铜棺，仿若两页时间久远的米汤书，需要人们小心地重新将它们一一显影，那么，在苍山西坡漾濞石门关的苍山崖画，则婉若时间生动的封面，将3500多年前苍山漾水之间的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、劳作的画面，直接用稚拙的图画描绘在了一面矗立的大石之上。在那画面上，人们渔猎、采摘、祭祀、舞蹈，村庄里鸡鸣狗吠，牛羊自得，一幅清晰的采果图，记录下那时人们在秋天收获的欢乐场面。山下，蜿蜒的漾濞江自西北而来，向东南而去，亘古的涛声在不断前来的时间里，将一方江岸上的古驿，滋养成一座千年的老城。

铜棺在东，崖画在西，剑湖在北，南诏在南。苍山洱海在中，以山的高拔见证时间的久远，以水的碧蓝涵养时间的深邃。洱海，这片被白族人称为“果”的蓝色水域，它最初出现于大约350万年前，和屏列于其西面、巍巍绵亘的苍山一起，是约5000万年前的早第三纪时期喜玛拉雅地壳运动的产物。斯时，印度板块从冈瓦纳古陆分离出来，向北漂移与欧亚大陆发生激烈碰撞，引发了大面积的造山运动，高耸的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脉就此形成，点苍山也随着地壳的快速抬升而崛起。与此同时，受东西两侧深大断裂带挟持，在差异性抬升运动造成的断陷区域，形成了洱海最初的雏形。后又历经千万年的地理运动，形成后来的洱海状若耳朵的湖形。从汉以降，在历代的文献典籍当中，洱海曾被称为洱河、叶榆河、叶榆泽、弥河、昆弥川、昆明池等。因着这一面碧波清粼的大湖，倚湖而居的人们“享渔沟之饶，据淤田之利”，在这里过着世代传承、相对富足的渔耕生活，并由此而创造了洱海地区灿烂久远的文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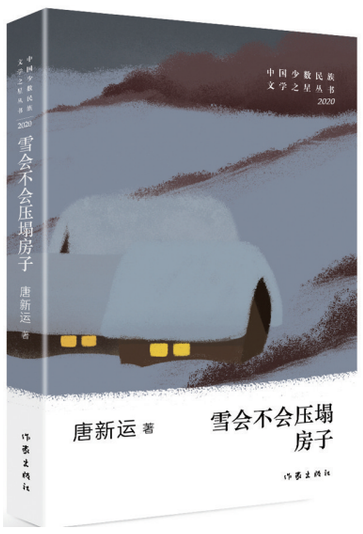
苍山，高黎贡山，哀牢山，无量山，众山峨峨，挺起这大地坚实的骨骼；澜沧江，黑惠江，沘江，绿汁江，众流汤汤，流淌着大地不息的血脉。山河大地是一部厚重而辽远的书，时间和人类在其中互为作者和读者，亘古的时间如同印刻在山河大地上的足迹，人们不断将其记录、整理成册，加以人类特有的解读；而人类在自己有限的历史时光里所历经的兴衰起伏、生死悲欢，永恒的时间之笔将其一一铭刻于浩瀚山河，并且反复磨洗和擦亮。

天地阔大，山河久远，时间和人类在其间的相互书写和解读从未曾停止。涛涛山河间的每一次春回，总能让人想见千百年前春天湖水的碧绿；这浩邈大地上的每一次月圆，总能让人想见亿万年前明月的辉光。

从山巅到水湄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人们在这山河大地上往来行走，携着反复前来的爱恨悲喜，于山的青影水的波光间，于春的花开秋的落叶里，寻找时间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。

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

□唐新运（蒙古族）



严格来说，我更喜欢说或者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

这几年来，我又年长了几岁，还多吃了几顿饭。吃草喝水晒太阳，吃饱了赶快在阴凉处卧倒反刍，牛羊会长肉上膘做梦想心事，而我的体重并没有增减。减少的是脑袋上的头发，多出些脸上的皱纹。我庆幸自己是人，如果是个畜生，估计没有哪一家愿意收留我。我想象自己入肠过腹的食物，洗旧穿破的衣服，虚度浪费的光阴，可能全部转化成另外一些什么东西，入脑入心，或许就成为自己的一些想法。

在这些文字断续的记录和写作过程中，生活依旧，日子匆忙，甚至感觉不到季节更迭，草木荣枯，日月轮回。每天都是复制和粘贴，自己好像是齿轮上的一个齿、链条上的节和环、书里的字和感慨叹息，饭菜中的葱花和盐，偶尔不小心放的一个屁。是袜子、鞋油、牙刷和卫生纸，还是居家必备的拖把和扫帚。在保证了生存生活之后，我奢侈般地坚持着自己的一些习惯，经年不改，去逛书店，去转早市，和街边商贩讨价还价，在牛马市场不停地转悠，虽然它离城市比较远，但离牲口的棚圈非常近。当然，也不能免俗地和加塞占道不打转向灯的丑劣车主互相手指、破口大骂。

小的时候，听的民间故事不少，看的演义和评书太多，渴望着雁过留影、风过留声，免不了更记挂人过了还要留名，连梦都不曾完全成型的年纪，居然问村中长者，人活一世怎样才能留下点名声？村里长者几代为农，上过几天扫盲班学会东倒西歪写自己的名字，不再蘸了印泥郑重按下食指指纹，可据说祖上出过翰林，回答说，写文章，当作家。现在想来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因为书可以流传，当然作者也可以跟着沾光。殊不知写文章才是难事，不是写不出，而是没有时间写，好比打不顺溜的哈欠、伸不舒展的懒腰、憋回去的响屁，肚里惊涛拍岸却无暇无处释放。首先是为了生存，其次是身边的诱惑太多。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娶自己心爱的人，那是神仙。不过，神仙也会有烦恼，厌倦了现在的日子，想死却也不容易。因为既然是神仙，个个都长生不老。

在忙碌中偶尔走神，在夜晚的灯下窗前日积月累，竟然也积攒了十余万的文字，读起来倒也有点味道，有时隔日再看前段时间的文字，不敢相信出于自己之手。洋洋得意，感觉那是神灵附体后的杰作，或者是鬼魂上身的胡言乱语，和酒后的犯错一样，与我无关。

周涛前辈说：“所有的诗人、艺术家、作家都在企图通过文字的表达让自己能够升华，让生命中的精华都保存下去，这是文学最高的意义。”是的，我尽可能地用我的笔写下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一些事情，加上一些人，用眼，用耳，用心，用爱，满怀善意，万分感激，把一些我认为有用的、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，至少也要对得起我用过的笔和墨。若干年后，另外一拨人在我生活过的地方继续生存、生活，偶尔在午后的树阴下做梦，梦中也许会和我们相遇。我们先他们尝试着生活了一次，还没有活够就又离开，而他们还将把我们的生活重复和延续。

文字能跨越时空和地域，无论身居何处，写作都是手工作坊、私人隐秘，小村庄不一定干不了大事情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面，总有一根线能够把所有的珠子全部串起来。这根线是怎样的，在哪里，我并不清楚，但我坚信它确实存在，我正在努力把它找出来，费时多少，心中全无定数。也许哪天运气好，我会渐悟、顿悟、彻悟，与之相遇相拥、相依相随，也许终其一生也不能和它相逢。

把爱好当作职业非常危险，很容易毁了爱好，那就把文学当作一种享受，一种自以为是、自得其乐的精神享受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不是天才；幸好不是天才，天才常常命短，活着，总是美好。阳光、空气、蓝天、白云、鸟语、花香、风雨、雷电、土地、青草、庄稼、瓜果、街道、霓虹、音乐，世俗平凡的人、行走的漂亮女子、酒肉的妙香、钳不破的美梦，少了自己，轮不到我，想也不能想，不愿见到濒死之人渴望生的眼神。太恐怖！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在农村长大，也在城市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少年和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戴着草帽拄着铁锨站在地里，抬头观望空中飞过的雁阵和鸽群，残阳如血。我努力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，有怀念、有感慨、有记忆、有同情和一些悲悯，当然，还少不了赞美。我无意更无力抓脸扯发，更不可能下手动刀，没有过多地去关注、揭露甚至批判假恶丑。其实正如没有表扬就是批评一样。

我写下的许多文字，大致都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小村庄。有人问我，会不会终有一天，你把那个村庄写完了，写干净了，写尽了村庄里的人和事，你再没有东西可写。有段时间，我真有这样的担心和后怕。可是随着年岁见长，我想通了好多事情。我说不会，只要那个村庄尚存，只要那个村庄还有活物，那就是我写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地方和源泉，是我心里私藏、善待的一块自留地，我在城里慢慢变老，我又在城里一天比一天进步攀登，而这个村庄，也从来没有停滞不前，她用自己的悄然无言不吭一声，做着和地球村一样大的事情。只要地还在天的下面，地撑着天、天罩着地，渠水照样由东向西流，白杨榆树自下而上向天长，我和村庄就是脐血粘连，永不分离。

我把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感受到的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。我老有一种担心，担心有一天我的离开，这一切都随着我的离去不复存在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这是仅有我知道的事情，原本好多人根本就没有看见、也不知道、更没有留意这一切。确实存在了，又错过了，还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多么遗憾，又多么可惜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别人的想法与我无关。

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或者惶为写作的人，如果说，我和其他识文断字的别人略有不同，那可能是因为我天生一颗真诚、善良、敏感的心，还有对事对人对物敏锐的捕捉力和精细歹毒的眼睛，再加上比他人多那么一点点的联想和想象。而这一切，归功于我的父母，用门口保安常挂嘴边的一句粗糙真话，品种就是这个品种。父母在乡村的生活扎实又生动，他们是那种生活的透彻经验者。

最初的写作和记录，可能是因为读书的缘故，有对生活的随时感悟，有表达的渴望，有不吐不快的难受，因而产生写作和记录的冲动激情，与文字相伴时日久长，下笔越来越慢，字斟句酌，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担负起了社会责任，如果别人看到我的文字，因文而好我自然欣喜愉悦，因文而坏我免不了担心害怕，我文章中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，都不真正属于我一个人。文学的三大基本社会作用中有一个教育作用，我心甘情愿、义无反顾、自投罗网般地遭遇了它的暗中埋伏。

我说过，我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。我将记录，还将继续认真地记录下去。

■评 论

于时光的幽深处

■梁 彬

《山河记》是一部云南之书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一部滇西之书，除了个别篇什（写海南和贵州的散文各一篇）外，作家大多踏行于滇西纵横交错的山川河流，探访茶马古道上一座座古镇或文化遗迹，书写山河褶皱间的丰富与壮美，掀开其中厚重、辽远的历史。于是，一座座大山，如哀牢，如苍山，如无量山；一条条大江或支流，如澜沧江，如沘江，如绿汁江；还有一处处历史遗存，如苍山崖画，如宝石山石窟……它们带着岁月的风烟，携着沧桑的历史，向我们扑面而来。

山河往事俱在胸间，作家仿佛为我们打开一本滇西山川的厚重之书，用笔尖细细梳理这千年往事的脉络。

在古村诺邓，我们看到2000年的盐业生产历史给这里带来的曾经的繁华与富庶，在数十年的沉寂之后，这里又因纪录片“舌尖上的中国”呈现了美味的诺邓火腿而声名远播。以古老的诺盐为文化名片，以原生态的古村面貌为文化特色，诺邓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昔日凋敝的古村重又焕发生机，不禁令人欣慰。

在《哀牢以东》中，作家述说“哀牢”这一古老词汇数千年的光阴演变。从最初傣语“哀隆”的汉语音译，到鼎盛时期，疆域跨越三四千里的哀牢国，再到古老国度于历史的风云中湮没后，“哀牢”一词最终赋予了一座绵延千里的大山。区区“哀牢”二字，在千年的时光流转中，所指涉的意义是那么的迥然不同，不禁让人感叹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波诡云谲。

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距今3000多年的苍山崖画，让我们看到在巨大的未知面前，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先祖们，对自然始终保有的那份纯洁的敬畏。

漾濞是作家的故乡，它出现在多篇散文中。在作家笔下，漾濞更像是一部积淀深厚的历史之书。从古西南丝绸之路的“蛮瘴之地”，到蜀汉时期诸葛南征，留下诸多传说与历史遗迹，再到唐代唐九征远征立下的“唐标铁柱”，继而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以滇缅公路为依托，漾濞人抗日救国的壮举。漾濞，这一边陲荒远之地，其历史竟是如此厚重悠远，脉络清晰。

《山河记》虽然讲述了滇西山川间沉积千年的历史，但是整部书稿并没有给人以历史的滞重和压抑之感。在文字的静水深流背后，它总是归于平静，让人感到时光的流动与流逝，感到历史的风烟涤荡之后的宁静与安详。悠远宁静的文字在书中时时可见。在说到昔日茶马古道上曾经热闹非常的一座座古镇时，当马帮的铃声已成往事，昔日的繁华如水般逝去，漫漫长日，时光的幽深处，曾经的熙来攘往只剩下静阔的街巷。然而，面对古镇的沉寂，我们却听不到作家忧心忡忡的叹息，她只是平静地接受与面对，用心地去感受现世那份静谧与安详。

左中美的文字不俗气，有美感，有质地。叙述间触景生情，不时有些抒情的段落，总是令人眼前一亮。

在写到澜沧江岸一株古茶树时，她写道：

这时候，这株古茶树听着澜沧江的涛声已经一千年了，一千年的流水，带着遥远雪山的冰澈晶莹，带着雪域高原的亘古旷茫，带着横断山脉原始森林的苍郁气息，滔滔滚滚流经它的生命里，流向更远的南方。

而写到凤山春尖茶时：

在那条分缕析的清朗模样里，暗藏着几把春风，几筛春雨，藏着关于晒茶的石板、阳光，炒茶的灶火，以及关于那双揉茶的手的指尖形状和气息的记忆。就等着一段风尘仆仆的旅途，等着一个一怀明月两肩风霜的旅人，等着夕阳落尽，等着夜色四起，一把茶叶，在一盆炭火、一盏土陶罐和一壶沸水里，缓缓展开那个春天的模样——等一段离合悲欢的人间故事，于一个新月如钩的夜晚前来相逢。

在这里，作家一唱三叹，一抹春茶便有了诗的韵味。在《山河记》的叙写中，作家的感觉是细腻而敏锐的，这让她的抒情并不流于浮泛和空洞，而是顺着事物的肌理丰富而饱满地铺展开去，开合有度，充满着想象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当然，《山河记》也存在着一些不足。

其一，这部散文抒情有余，但深邃不足，作家在思想的深度方面有待进一步开掘。阅读《山河记》总有一种感觉，无论历史的积淀如何深厚，曾经的世界多么激烈、激越与跌宕，散文最终总是归于安然，归于作家对岁月静好、万物安详的感叹。轻轻浅浅，有止于此，虽然美好，缺一些深刻。

第二，散文中的人物描写也大多停留于外在和表面。当我们叙写山川气息、草木精神，叙写千年古镇、文化遗迹时，即便有再厚重的历史，再多姿的样貌，如果没有人参与其中，散文也会显得单薄。《山河记》不是没有对人的抒写，但是那些人往往是白描式的，仅仅停留于外在的行为，没有进一步的深入，写出他们的灵性、特点，写出人与地域自然之间的联系。

作为一位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，左中美始终对散文写作情有独钟。在与她的简短交流中，得知她已经出了两三部散文集，并且在云南多次获奖。她把这些文字称作“心情笔记”，我想，《山河记》应该是她的“山河笔记”吧。评论家高松年曾说：“只有在时代发展中，努力去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，写出构成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、灵魂和人格，也就是说，要去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、地域性表现，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，并进而努力去开启能照亮人类精神心智的紧随时代发展的灵光。这样的作品，其主题内涵的开发，方能进入较高的精神文化品位。”作为一位基层作家，左中美能写出这本散文集实属不易，看得出她平时的积累和对散文的热爱，期待她更深入地走进人，走进生活，走进文化与历史。虽然这需要时间，然而未来可期。

回望迢迢远路

■赵光鸣

我一向认为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天赋、才华固然难得，但是，比天赋和才华更加难得和重要的是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阅历。如果有一点底层经历和乡村经历，甚至苦难经历，可能更是值得庆幸。

这本散文集的作者唐新运就或多或少有上述的一些优势，他出生的地方，是新疆古城奇台县一个有名的村落，这个地方叫北道桥。北道桥的乡亲住民，追根寻源，差不多都来自同一祖居地——甘肃省民勤县，这是个干旱少水、风沙为害、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穷地方，清朝时称镇番。一代一代的镇番人，在贫瘠的沙土地上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，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背井离乡，走上了到远处寻找新家园的艰难之路。西口外的奇台县北道桥就是他们选中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离他们的故乡有数千里之遥，但是水草丰茂，土地深厚而肥沃，是理想的活人和养人之地，可以永远扎根并安身立命的好场所。唐新运对这些勇于开疆拓土的先辈们充满崇敬之情，作为一个镇番人后代的那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，时不时地会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闪现。

唐新运的祖辈和父辈是上世纪60年代所谓三年困难时期，从老家民勤逃荒到北道桥的，走的是当年镇番骆驼客跋山涉水的漫漫长路。唐新运对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迢迢远路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，因为这是他的来处，他的根脉的源头，他的散文里，经常虔诚地提到这个来处，他所有的文字，都像活跃在舞台上的音符，而原乡，就是这舞台最深远最厚重的那道大幕。

唐新运的笔触，只要涉及祖辈和父辈，就显得爱意浓浓，温情脉脉，他写他们对原乡的远望和思念，写乡愁中的乡愁，让读者动容。更多的，是写他们在再生之地的生活和劳动，写他们对土地、乡邻、屋舍、院落、庄稼、草木、畜禽、四时变化，乡土万物的款款深情，也写他们的希望、失望和叹息。凡是在这个散文集中出现的他的亲人，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同样被他写得栩栩如生的，还有那些各具况味的乡村人物，作者对这些乡村人事烂熟于心，呼之欲出，进入到这些乡村人事组成的情境，无异于一次乡土田园的旅行。

唐新运的这类散文，没有停留在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歌颂上，恰巧相反，他的笔触常常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和伤感，让敏锐的读者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纤弱、敏感和驳杂，他让他的长辈、亲朋、乡邻、各色人等，都活动在流逝的岁月中，在时间的消磨中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、悲欢离合，无论怎样的繁盛昂扬的过程，最终都要归于衰落和消散。死亡如掠过草叶的微风，总是无可抗拒地悄然而至。作者真实地呈现乡村社会盛衰交替的情境，对时代的变迁有清醒的体察，他的北道桥乡村记忆完全属于过去时，那个温情脉脉、田园牧歌式的时代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。

唐新运写了一批有鲜明时代性格的新人，我认为是一大贡献。唐新运的父亲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，作者本人从小生活贫寒，他和他那些含辛茹苦的长辈一样，对苦日子有深入骨髓的体验，这样的人，对食品，食物，必有敏感而热烈的反应。这一点经验，可以扩及曾有过“旱码头”之称的古城奇台县。百年前远涉草原流沙千辛万苦赶赴古城的各路商帮、驼客、贩夫、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，在创造商业奇迹的同时，也创造了美食融合的奇迹。奇台人酷爱美食，年年要办美食节，这样的追求幸福生活的好风气，很自然会影响到唐新运的思想和味蕾，所以他写出的“糖洋芋”、“大盘鸡”以及“过油肉”之类的文章，在我看来，真是温馨亲切、芳香四溢。

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好作品，这个集子里还有很多篇，比如《牛圈子》，非亲历者，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接地气，通人心，极尽乡情之美，人性之美。

唐新运是有才华的，文笔流畅，视野开阔，联想十分丰富，而且转换自如，有时甚至有点信马由缰，他还有一点可贵的机智和幽默感，让人读他的作品中时常会发出会心一笑，即使再长的东西，也不觉得枯燥。新疆写散文的人很多，唐新运在众多高手之中，能显现自己的独特风貌，自成一家，实属难得，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要说，小唐的文字有时有点收不住，过于铺张和絮叨，我希望这个缺点，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中能有所纠正。精练也是一种境界。